

doi:10.13582/j.cnki.1674-5884.2019.05.025

NP+V+Adv 句式 中动词的句法 语义特征及其教学启示

周启强, 李妙

(湖南科技大学 外国语学院, 湖南 湘潭 411201)

摘要:在中动句 NP+V+Adv 中, V 是中动词, 是界定中动句的主要依据。对于哪些动词可以进入中动句目前还缺乏深入的研究。实际上, 动词的时态、及物性程度及其论元结构等句法语义特征都是它能否进入中动句的限制性条件, 以动词的句法语义特征作为切入点也有利于提高中动句式的教学效果。

关键词:中动词; 及物性; 论元; 语义分析

中图分类号:G27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5884(2019)05-0135-07

1 引言

在 NP+V+Adv 句式中, V 是动词, NP 代表名词词组, 在句中作主语。如:

例 1 a. This book sells well. 这本书好卖。

b. The book reads difficultly. 这本书读起来很难。

c. That car drives easily. 那辆车开起来很容易。

这类句子结构形式上是主动句, 但在语义上为被动句, 在句中也无类似 be+v-ed 的形式标记。在语法研究中, 这类句子被称为中动句 (middle sentence) 或主语受施句 (subject-patient sentence)^[1], 在《当代英语语法大全》中, 此类句式被称为“主动形式表达被动意义” (active in form but passive in meaning)^[2]。

中动词与其他动词不同, 由于其主要是表述事物的状态、特征等, 所以在动词时态方面的界定一般被认为是一般现在时, 我们将通过对比作格句来更进一步让此结论得到证实。并且从其状态的改变来分析非一般现在时中动词出现的个性

情况。

通过对以往关于中动结构研究的相关文献考察分析, 在中动句式中, 有人把中动词界定为不及物动词, 也有人将其界定为及物动词; 那么中动词是否有一个明确的及物与不及物的划分, 还是二者皆可, 在句法结构中, 我们无法区分中动词与其他动词的差异, 但在语义中二者存在较大差异。

传统语法 SVO 句型中, 动词皆带有外论元 (external argument 即传统语法的主语) 和内论元 (internal argument 即传统语法的宾语)。在以上例句中, 动词表面上均为只带内论元的不及物动词。不少学者认为中动词带一个显性受事论元和一个隐性施事论元^[3]。Keyser & Roeper (下称 K&R)^[4] 也认为中动结构与被动结构一样暗含施动者, 但是他们的表现形式不同。被动结构用 by 将施动者外化, 而中动句不能带 by 短语^[5]。通过语料库分析^[6], 发现在中动句的例举中, 大多以 sell, read, drive 为谓语动词来呈现, 是否所有动词皆可以作为中动词, 若不是如此, 对中动词又有何具体界定。传统语法无法回答以上问题, 本文

收稿日期: 20181215

基金项目: 湖南省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项目 (17WLH16)

作者简介: 周启强 (1967-), 男, 湖南炎陵人, 教授, 博士, 主要从事英语语言学、英汉对比研究。

试图从语义的角度,通过对中动词论元的施事性分析来确立中动词的界定标准。且在英语句式教学中,对此类特殊的句式应更加强调形式与功能的互动,以及强调意义和语境的相关性。

2 中动词的时态特征

时态为动词的一个典型特征。时态变化指动词动作作用在受事者上,使其在不同的时间在状态上发生变化。K&R(1984)提出中动句并不是描写某一时刻某一特别的事物,而是描写该事物本质的特性,则其中动词时态一般表现为一般现在时。且Fagan^[7]在时态方面将中动句与作格句做出区分,认为作格动词可以有时态的变化,而中动词的时态变化受到限制。如:

例2 a. The butter melted. 黄油化了。

b. The butter melts easily. 这个黄油容易化。

a为作格句,b为中动句,我们可以把a中的动词换成“is melting”“will melt”“has melted”等,对其时态进行任何变化都可以;但若将b中动词换成“melted”,则会发现该句为问题句“The butter melted easily”,在句义理解上是错误的。虽然Fagan同时也例举出非一般现在时的结构的中动句“This manuscript is reading better every day.”在此句子中,其动词动作性仍然不强,该句表达的还是一种属性,“手稿”是好读的这一属性,即使在此用了进行体,表达的是随时间的变化该属性也发生了变化,即手稿一天天地变好了(通过修改)。

时态与时间密切相关,但关于语言中的时态中仍然存在争议,主要分为两大派分别支持不同的时态观:无时态观与有时态观。无时态观认为任何事物与命题都不随时间变化,事件不具备将来、现在或过去时间性质;有时态观则认为,事件具有随时间变化的特点^[8]。就事件发生的先后顺序,可将时间分为三段,即现在、过去与将来,一般将说话时间点作为现在时间。过去与现在的事件是已发生真实存在的,其命题的真值条件是永恒不变的;而将来的事件是尚未发生而具有不确定性的。根据中动句表示事物状态、属性的特质,该句属于支持无时态观一派,认为其事物的状态是永恒不变的。但世界上很少有事物能够永恒不变,当中动句描述的事物存在于某个特殊的状态

时,或是状态发生改变时,其时态相应可发生变化,如“The butter”在温度特别低的情况下,就不能将其性质定义为“melts easily”了,那此时我们认为“The butter melted easily”可以被接受,可以理解为,在温度还没有如此低之前,这个黄油容易化。

3 中动词的及物性问题

关于中动词的及物与不及物这一问题,在学界有很多争议,总结有三种不同观点。第一种观点以K&R为代表,认为中动词为及物动词,是具有及物性的,K&R在解释中动词的特性时就已涉及该问题,他们认为中动结构与被动结构相似;第二种观点是以Fagan为首的学者们,他们认为中动词是不及物动词;第三种观点则是部分学者认为中动词是介于及物动词与不及物动词之间的“间及物动词”。

Stroik^[9-11]认为中动结构在句法层通过移位生成,生成过程中动词的论元结构没有发生任何变化,动词将包括其外论元在内的整个论元结构完整地投射到句法结构中,即中动词为带有完整论元系统的及物动词,只是通过句式变换变成表象为无内论元的不及物动词。K&R用复合构词法、表重复性away, out前缀、介词的删除与滞留等手段来证实中动词的及物性。我们都知道,在句中不带有宾语(即内论元)的动词为不及物动词。Fagan认为中动词是由词汇手段派生而生成的,在句法上是不及物动词。面对如此大的争议,许艾明^[12]认为中动词既有及物动词的特征也有不及物动词的特征,提出了中动词“中间性”的假设,该假设认为这种中间性生成的条件就是行为动词“状态化”的结果,如:

例3 a. The phone sells well. 这部手机卖得很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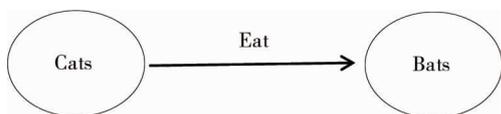
b. We sell the phone well. 我们卖这部手机卖得好。

在例3 a中sell一词,动作性显然没有很强,在这个句子中,强调“卖得很好”并不是一个具体的动作,而更加倾向于一种状态,告知我们这部手机现在的市场状态是“卖得很好”。在b句中,sell一词则是表达了具体的动作,强调我们“卖”的好这一动作。且许艾明认为中动词状态化的因

素是状语或副词性修饰,动词中间化的条件是状态化,状态化是由状语来实现的,“如果没有这些状语,也就无所谓中动词了”。徐盛桓^[13]还认为这是因为一个事件预想动作没有发生,就成为一种状态。

本文则更加倾向于中动词是及物动词这一观点,认为中动词在句中结构形式上表示出不及物性,但要构成中动句,在句中的中动词必有一个受事者,也就是内论元,且其在句法上是在句子主语的位置,这样存在受事者的动词为及物动词。

从语义角度来看,“二位关系”是用及物动词所表现出来的句子呈现出的述谓结构^[14]。以“猫吃蝙蝠(Cats eat bats.)”为例,语义关系如下图:



从形式上来看,在中动句中是只有一个论元表现出来的,而该论元在句式主语的位置,就中动词及物性问题,首先我们通过典例来分析其语义关系:

例 4 a. Korean proverbs do not translate very well. 韩国谚语不好翻译。

b. This bread slices easily. 这个面包好切片。

c. This book reads like a novel. 这本书读起来像一本小说。^[15]

从例 4 中所有例句看来,句中动词本身是及物的,且句子的主语并不是其逻辑主语,而是逻辑宾语,我们可以对此类句子进行任意地主语补充,按照传统语法句型来搭配句子主谓宾关系,以(4)中动词为例,如下:

例 5 a. We can't translate Korean proverbs very well. 我们不能把韩国谚语翻译的很好。

b. We can slice this bread easily. 我们可以很容易地把这个面包切片。

c. We can reads this book like a novel. 我们可以像读小说一样读这本书。

根据例 4、例 5,我们可以理解中动句式的语义关系如下图:



然而,也有人提出中动句中的动词本身就是不及物动词的观点,并给出例句:

例 6 Head of PTA: From now on, you'll have to be parking in the B lot.

Gabriell: The B lot? That's like a mile away. (pointing to her highheels) These don't walk.

Head of PTA: They do now. (Desperate Housewives)

例 6 中例句为不及物动词构成的中动句,但其中的主语都不是动词的直接受事对象,直接受事动词应为“wear(穿)”或者任何可以作用在“highheel(高跟鞋)”上的动词。该施事主语与动词不能构成动宾表达,即不能说“* walk the highheels”,因此还是与典型的中动句有一定区别的^[16]。由于该例句不符合前文我们所分析出的中动句语义关系的结构,我们不能把该类句子归类为中动句式。此类例句还有“The spring comes softly.”不符合中动句语义关系结构,即不能将该句变成“二位关系”的结构,不能说“* We come the spring.”其主语 spring 不是动词 comes 的直接受事对象。

就中动词的特殊性,在此,按照 Hopper & Thompson^[17]的说法,及物动词有高低及物性之分,我们认为中动词应该是低及物性的(表 1)。

就中动词及物性问题,我们根据此表分析。首先是参与者,在中动句中,仅有一个参与者存在,且该参与者为动词的受事者,所以属于低及物动词;就中动句在语义上表现出状态特征,其中动词动作性是表现为非动作性的,该观点徐盛桓早已经提出,该观点也表明中动词为低及物性的动词;有界化就是“从结果、程度、状态、时间、空间、次数等方面对谓语动词中心词进行限制”^[18]。也曾有学者认为中动词为有界化动词,主要是从中动句的状语对动作的限制而断定的,但在此我们认为就中动词自身而言是不能受到任何时态和状态的限制,其表现更多的是事物特征,不会随时间、空间等的变化而改变,故中动词为无界化动词;瞬时性动词不能用来描述动作状态,强调动作的完整性,故中动词为非瞬时动词;动词的自主性取决于其施事主语,在中动句句式表现中,其施事主语是未表现出来的,所以中动词可以被认为是非自主性动词;在句子中,谓语动词变换成其否定

形式,该动词的动作性减弱,状态性增强。如:

b. I didn't open the door. 我没有开门。

例 7 a. I open the door. 我开门。

表 1 动词及物性程度 (Hopper&Thompson,252)

	HIGH(高)	LOW(低)
A. PARTICIPANT(参与者)	2 or more participants, A (Agent) and O (Object). (两个或者更多的参与者)	1 participant (一个参与者)
B. KINESIS(动作性)	action(动作)	non-action(非动作)
C. ASPECT(体特性)	telic(有界)	atelic(无界)
D. PUNCTUALITY(瞬时性)	punctual(瞬时动词)	non-punctual(非瞬时动词)
E. VOLITIONALITY(自主性)	volitional(自主)	non-volitional(非自主)
F. AFFIRMATION(肯定性)	affirmative(肯定形式)	negative(否定形式)
G. MODE(语气)	realis(现实的)	irrealis(非现实的)
H. AGENCY(施动性)	A high in potency(强)	A low in potency(弱)
I. AFFECTEDNESS OF O(宾语受事性)	O totally affected(完全受影响)	O not affected(不受影响)
J. INDIVIDUATION OF O(宾语个体性)	O highly individuated(高度个体化)	O non-individuated(无个体化)

对比例 7 中两个例句, b 句中“没有开门”表现为一种状态,由此可知否定句状态性增强,动作性减弱。结合中动句中动词状态性的特性,我们把肯定性归类为其状态性方面,认为动词状态性强则为低及物动词;动作现实性与非现实性的区分体现在动词动作是否发生,中动句中动词强调事物特征状态,为未发生动作,属于低及物动词;动词皆有施动性,但有强弱之分,施动性强的动词能导致动作发生,中动词不能导致动作发生,其表现为弱及物性;宾语受事性的强弱取决于宾语或受事者受动作影响的程度,我们认为受事者在动作作用下发生状态变化越强则受影响程度越大,反之状态不发生变化则其宾语受事性不受影响。下面通过被动句与中动句为例予以说明:

例 8 a. The window was broken by Tom. 窗户被汤姆打破了。

b. The window breaks easily. 这扇窗户容易破。

例 8 a 中表示受事者受到实施者发出的外力,使其状态强制性发生变化,可以理解为 a 中受事宾语受事性强。b 中更强调的是受事者“容易破”的特性,状态未发生变化,则其宾语受事性不受影响;刘正光^[19]提出决定宾语个体性程度的是:人或者有生命的、专指的、具体的、可数的、单数的。越符合以上特征,其个体化程度越高,反之则低。中动词受事宾语为无生命的事物(此观点在下文有提及),中动句是对某个事物特征的描

述,描述对象一般为一类事物,我们称之为“类事件(generic event)”^[20],其并无专指、具体等特征,则以此来看,我们仍然认为中动词应该是低及物性的动词。

4 中动词论元的语义特征

中动词的论元问题与其及物性问题有很大联系,在中动结构 NP+V+Adv 中, NP 与 V 之间的关系为: NP 是动作 V 的受事者,即内论元,如:

例 9 The door opens easily. 这扇门很容易打开。

在这个句子中, door 与 open 之间的关系是,“门”是“打开”这个动作的受事者,即“门”为该句的内论元。在传统语法基本句型中, SV(主语、谓语)成分必不可少,那么在该句中,“打开”这个动作的施事者是否存在。许多学者认为,在中动句中是存在外论元的,不过是被隐含了的施事者。

那么是否所有动词只需有一个受事者存在于句子构式主语的位置皆可以构成中动句,该受事者为动词内论元,且存在一个被隐含的施事者,该施事者为动词外论元。

陈平^[21]提出原型施事与受事的特征分别为:

原型施事:自主性、感知性、使动性、位移性、自立性;

原型受事:变化性、渐成性、受动性、静态性、附庸性。

陈平还指出不论是施事还是受事其性质都有

强弱之分,在具体句中,名词所包含的哪种特征数目最多,则表现为其施事性或受事性越强。并通过分析句中主要成分(如主语、宾语)与语义成分之间的配对原则,总结归纳出其主语充任语义角色的优先顺序为(宾语充任语义角色顺序从右至左排列):施事>感事>工具>系事>地点>对象>受事。感事具有感知性;工具具有使动性和位移性;系事一般理解为与动词关系比较间接的名词(如双宾语中的间接宾语);地点具有自主性和静态性;对象具有受动性、渐成性和自主性。我们可以看出施事性越强充当主语倾向性越强,受事性越强充当宾语倾向性越强。

结合该原则,笔者认为:在中动句中,动词隐含外论元施事性大于内论元,且论元的施事性在其作用的动词中表现出来,此类动词称为施事性动词。中动词的内论元不能是施事性强的语义角色,即中动词不能为作用在施事性最强的名词上的动词。一般认为有生命、有思想的人类为施事性最强的语义角色的,其具有主观能动性,其思想与行为,甚至是状态的改变都是自发的改变,具有原型施事性特征中的自主性、感知性、使动性、位移性、自立性全部特性。而内论元位于中动句受事的位置,动词的动作会作用在内论元上而导致其状态发生变化。一般认为无生命的事物名词受事性最强,其具有原型受事性特征中的变化性、渐成性、受动性、静态性、附庸性全部特性。故中动词的内论元应为事物名词,该名词承受中动词发出的动作,为动作的受事者。无生命的事物发生状态上的改变是被有生命的生物施加动作而形成的,有生命的动物即使是被施加动作而发生的状态改变,该改变我们也认为是该动物自发反映出来的。下面我们通过分析对比下列例句中外论元与内论元的施事性来解释该观点(句中中动词的隐含外论元我们可以用施事性最强的语义角色Sb来补充)。

例 10 a. * His mood imagines easily. 他的情绪想象起来很容易。

b. * Tom hits easily. 汤姆打起来很容易。

c. The children looks after easily. 孩子们很容易照顾。

d. Bureaucrats bribe easily. 官员们很好贿赂。

e. Chickens kill easily. 鸡很容易杀。

f. That book rads quickly. 那本书读起来很快。

Fellbaum^[22]提出表示感知、理解、怀疑、情感等此类感事动词都不能构成中动结构。a句中动词imagines不是施事动词,而是感事动词,所以我们认为a句不能构成中动句;b句中Tom为人类名词,其对动词hit的施事性与隐含的外论元Sb相同,根据我们上文提到的观点,动词隐含外论元施事性大于内论元,该句不能构成中动结构。我们从语义上也可以分析b句为:我们可以说Tom被Jack打,但不能说Tom这个人很好打,在语义上的理解有歧义。c句中,内论元children对动词looks after无施事性,我们认为儿童的认知就成人相比较其施事特征中的自主性、感知性、使动性、位移性、自立性都没有成人强,即使句中children为有生命、有思想人类,但也并非施事性最强,且此时对外论元Sb根据其施事性大于内论元原则限定,必须是比children的施事特征更强的Sb,如:teenager, parents等。d句中,Bureaucrats对动词bribe无施事性,其在思想上以及身体上是接受该动词所施加的动作,隐含外论元Sb对动词具有施事性,即在该句中我们认为外论元Sb对动词bribe施事性大于Bureaucrats;e句中chickens是具有主观能动性的语义角色,但我们认为其施事性小于外论元Sb,该句可以看作中动句;f句为典型中动句结构,内论元book为无生命的事物,显然施事性小于外论元Sb。

通过上文分析,我们一般认为双及物动词(带有双宾语结构的动词)不能作为中动词,因为该动词有两个内论元,且其中一论元为施事性较强的人,另一为受事性强的无生命的事物,所以我们无法比较其内论元与外论元的施事性强弱,则不认作为中动词来构成中动结构。英语双及物动词构句的中心意义是施事外论元通过某行为使受事客体(内论元)向接受者(内论元)成功转移^[23]。但是,在一些双及物动词构句并不一定受事客体被成功转移到潜在的接受者。如:

例 11 a. Chris baked Jan a cake. 克丽丝给简烘焙了一个蛋糕。^[23]

例 11 并不是表达Jan确实得到了蛋糕,也许蛋糕在还没有送给Jan之前就被Tom偷吃了。所以该句表达的主要意思是:Chris为Jan做了一个蛋糕,存在的事实仅仅只是Chris做了一个蛋糕,

蛋糕为 bake 的受事者,其施事性明显小于实施者 Chris,由于第二个内论元不明确,我们可以把 bake 作为中动词构成中动句。如:

例 12 The cake bakes easily. 蛋糕很容易烘焙。

像这样的双及物动词一般分为以下三类:一是创造类动词(bake, make, build等);二是获取类动词(get, grab, win等);三是允许类动词(permit, allow等)。这些词暗示有实施性强的内论元存在,但其动作不一定成功的转移到该内论元上。故我们认为该类双及物动词可以被作为中动词。

5 NP+V+Adv 句式动词语义特征分析对教学的启示建议

陆丹云^[24]提出句法教学不仅只是对句式的结构和形式分析,应强调形式与功能的互动,以及强调意义和语境的相关性。并认为系统功能语法的理论框架对英语教学有着多方面的启示,一方面,它说明了对于语言形式的解释在英语教学中是不可或缺的;另一方面,它指出了句法教学的方向为:摒弃仅仅只关注形式的教学方法,更加注重语言的多重功能,关注语言功能与形式选择的关系。然而,在英语句式教学中,教师一般倾向于将解释的范围局限于句子内部,而忽略了语境的意义,将重点放在解释句子结构如何符合语法规范^[25]。

结合以上给出的教学建议,我们认为,在英语中动句式教学中,不能仅仅解释该句式的形式特征,更应将句式的句法语义特征解释清楚。综合本文对中动句式动词的句法语义分析,认为在英语教学中,主要有以下几点值得重视:

(1)中动词的时态被认为是固有的一般现在时,但结合本文分析,我们发现当中动句描述的事物存在于某个特殊的状态时,或是状态发生改变时,其时态应相可发生变化;

(2)中动词是否及物的问题在学术界颇受争议,我们可从语义角度进行分析,从其表现的“二元关系”可得出结论:中动词为及物动词,且及物性为低;

(3)在中动句中,并不是所有动词皆可作为中动词,我们可通过分析论元的语义特征,判断动词隐含外论元施事性是否大于内论元。

6 结语

对中动句句法语义特征的确定,将有助于我们更好地认识中动句。本文通过对比作格结构与中动句的句法语义特征,将中动词的时态界定为一般现在时,且其时态在特定状态下需根据具体语义分析来确定其时态;前人对中动词的及物性问题也颇有争议,我们认为中动句在语义上是符合述谓结构图的,即施事者施加动作在受事者上,本文通过该语义关系证实了其及物性问题,并进一步证实其属于低及物性动词;最后,通过分析中动词论元的语义特征,对中动词进行限制界定,即并不是所有的动词都可以作为中动词来构成中动句的,主要通过比较动词的内论元与隐含外论元的施事性的强弱来界定该动词是否能够作为中动词,且就此原则对双及物动词进行具体分析,认为一般的双及物动词不能作为中动词,但对于一些双内论元其中有一论元不明确(是否一定有论元存在)的双及物动词可以界定为中动词。在英语句式教学中,尤其是特许句式,应更加注重语言的多重功能,关注语言功能与形式选择的关系。

参考文献:

- [1] 徐盛桓. 英语主语受事句[J]. 外语教学与研究, 1981(2): 30-37.
- [2] Quirk et al. A Grammar of Contemporary English[M]. London and New York: Longman, 1972.
- [3] 宋国明. 句法理论概要[M].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7.
- [4] Keyser S, Roeper T. On the middle and ergative constructions in English [J]. Linguistic Inquiry, 1984(15): 381-416.
- [5] 戴曼纯. 中动结构的句法特征[J]. 外语学刊, 2001(4): 31-36.
- [6] 何文忠, 王克非. 英语中动结构修饰语的语料库研究[J]. 外语教学与研究, 2009(4): 250-257.
- [7] Fagan S M B. The English middle verb [J]. Linguistic Inquiry, 1988(19): 181-203.
- [8] Mellor D H. The need for tense[C]// The New Theory of Time. Eds. L. N. Oaklander & Q. Smith.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94.
- [9] Stroik T. Middles and movement [J]. Linguistic Inquiry, 1992(23): 127-137.
- [10] Stroik T. On middle formation: A reply to Zribi-Hertz [J]. Linguistic Inquiry, 1995(26): 165-171.

- [11] Stroik T. Middles and reflexivity [J]. *Linguistic Inquiry*, 1999(30): 119-131.
- [12] 许艾明. 中动构式的转喻阐释[J]. *外语与外语教学*, 2006(9): 14-16.
- [13] 徐盛桓. 语义数量特征与英语中动结构[J]. *外语教学与研究*, 2002(6): 436-443.
- [14] Leech G N. *Principles of Pragmatics*[M]. London and New York: Longman, 1983.
- [15] Greenspon M. *A Closer Look at the Middle Construction* [D]. Ph. D. Dissertation. Yale University, 1996.
- [16] 熊雪亮, 付岩. 英汉中动词的及物性探究[J]. *外语教学与研究*, 2013(1): 1-12.
- [17] Hopper P J, Thompson S A. Transitivity in grammar and discourse[J]. *Language*, 1980(2): 251-299.
- [18] 石毓智, 李讷. 汉语语法化的历程——形态句法发展的动因和机制[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1.
- [19] 刘正光, 崔刚. 语法原型与及物性[J]. *外语与外语教学*, 2005(1): 8-12.
- [20] Iwata S. On the status of implicit arguments in middles [J]. *Journal of Linguistics*, 1999(3): 527-553.
- [21] 陈平. 试论汉语中的三种成分与语义成分的配位原则[J]. *中国语文*, 1994(3): 161-168.
- [22] Fellbaum C. *On the Middle Construction in English* [M].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Linguistic Club, 1986.
- [23] Goldberg A. *Constructions: A Construction Grammar Approach to Argument Structure*[M].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5.
- [24] 陆丹云. Wh-分裂句的元语言功能和英语句法教学[J]. *外语研究*, 2003(5): 57-62.
- [25] 章振邦, 张月详, 强增吉. *新编英语语法概要*[M]. 上海: 上海译文出版社, 1984.

Syntactic and Semantic Features of the NP+V+Adv Sentence Pattern and Its Teaching Revelation

ZHOU Qiqiang, LI Miao

(School of Foreign Studies, Hunan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Xiangtan 411201, China)

Abstract: V in the pattern *NP+V+Adv* is called a middle verb, which is the basis for defining the construction. At present, there is no clear definition for either the middle sentence or the middle verb. Besides, researches on verbs which can enter the sentence pattern, have not been studied thoroughly. This paper, therefore, explains the syntactic and semantic features of the middle verbs and analyses the conditions that restrict verbs to enter the pattern from the perspectives of the tense transitivity and argument structure of a verb. And several suggestions, in the paper, are put forward for the relevant syntactic teaching on the basis of the investigation of the sentence pattern.

Key words: middle verb; transitivity; argument; semantic analysis

(责任校对 龙四清)